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辛明：论生态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8-28

[作者] 辛明

[单位]

[摘要] 生态批评作为近年来国内文艺学界比较热门的话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诚然，这一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开拓了我们的理论视野，赋予了文学研究以新的生命活力，但是，在这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展处于势头正旺之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生态批评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批评方法，更不能生搬此理论来硬套诸种文学现象以寻求新的解读，使文学批评误入歧途，成为误读。本人认为，生态批评这一文学批评方法，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就有一些不妥之处。

[关键词] 山东大学文艺学;生态批评;古代文学

生态批评作为近年来国内文艺学界比较热门的话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诚然，这一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开拓了我们的理论视野，赋予了文学研究以新的生命活力，但是，在这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展处于势头正旺之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生态批评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批评方法，更不能生搬此理论来硬套诸种文学现象以寻求新的解读，使文学批评误入歧途，成为误读。本人认为，生态批评这一文学批评方法，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就有一些不妥之处。

一 生态批评的产生背景刘蓓在《生态批评的研究形态与写作策略》中提到，生态批评具有特定的当代社会文化背景，它兴起于环境运动获得较为广泛的公众文化基础、环境主义思想在一大学术研究者中取得认同的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的主流是以“环境问题”为焦点的文化批评，它以“拯救地球”这一社会政治性任务为己任。^①也就是说，生态批评是在现代社会环境、生态问题日益被人们关注的大环境中产生的，其产生有其特定原因。在工业化时代中，人们过度追求物质生产的成果而忽视了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随着人口的膨胀和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攫取，以及对野生动物的乱捕滥杀，污染的加剧，人们开始反思人类这些行为活动的合理性及其深层次中所蕴涵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大自然的报复也让人类为之恐惧和担忧。因此，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并重新考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因此，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等有关生态的文学创作样式、文学批评方法应运而生。以此看来文学似乎又回到“文以载道”的功用上，这个“道”即指生态。这一新的文学样式，本人认为，既让人感到新鲜，也让人不免有些担心：欣喜文学活动有了新的生长点，但这种生长点会不会又使文学简单地沦为生态问题的传声筒了呢？

二 生态批评能否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中国古代的人们同样需要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是，这种对人与自然的思考，更多地是建立在文人的主观情感或对宇宙奥妙的探索上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的国度，尤其是抒情诗最为发达。在文学史上，从《诗经》到《离骚》，从《庄子》到陶渊明、谢灵运，再到孟浩然、王维、杨万里、范成大、马致远、曹雪芹，中国文学的“抒情主线”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才缺少像《荷马史诗》这样的叙事性巨著的产生。即使是明清小说也都是以情见长、以情动人。中国古代文人在面对自然时，更多地是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投射到他所面对的客观事物上，或用客观事物来寄托自己的主观理想。这即是古代文人所提到的“比德”、“畅神”之说了。“周秦以后，山川草木开始作为人的生活背景获得了自身的审美意义，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比德’的观点去欣赏它们的，那时的人习惯于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的道德、情操，使自然事物的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生物属性）人格化，人的品性客观化，自然物的美丑，就按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来评定，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善相乐’的观点。”^②“对自然物的‘畅神’审美观，是晋宋以后盛行起来的。同‘比德’不同，‘畅神’强调的是自然美的欣赏可以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抒发，得到满足，从而精神为之一畅。它所尊重的，已不是自然物身上被人为地外加的道德伦理价值，而是它自身的足以令人舒畅愉悦的审美价值。”^③以张志和《渔歌子》为例：“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词是写江南水乡春汛时期捕鱼的情景。作者把江南的水乡风光，冒雨捕鱼的渔翁形象描绘得鲜明生动，象一幅烟波垂钓图。《新唐书》本传称张志和“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④可见这首词有借渔家生活自道其隐居江湖之乐的意味。“词中的渔父形象，实际上是一个隐士型的渔父形象，也就是诗人自己的真实写照。”^⑤再以韦应物的《滁州西涧》为例：“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一首绝妙的极富感情色彩的春景

图。春景或清丽幽静，或春潮激荡，但都妙趣横生，此篇也传达出“行人待渡的怅惘之情”^⑥。从这些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古代文人写景更多地是为了抒情，或抒感伤之情，或抒悲愤之情，或抒喜悦之情。而无法涉及到前面所提到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应该说，生态批评是西方工业化后出现副作用后催生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其批评范畴有其特殊性和特定性；而中国古代文学则是中国农耕文明时代的产物，二者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试想用生态批评的眼光来分析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会不会得出陶渊明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结论来呢？因此，在运用生态批评来分析文学现象时，应特别注意其所产生的背景和其所适用的范围，不应一味地用生态的观点“贴标签”，以为其可以适用于一切文学现象。在一门学科不断充实的过程中，应当谨慎考虑其内涵的界定问题，不应使其内涵无限扩大而造成包容过宽、界定困难、内涵混乱的后果，从而使生态批评走向歧途，对古代文学进行误读，为追求新意而歪曲了古人的本意，生造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结果。注释：①《人文潮》2005春季卷 p22-23，山东师大文艺学科主办 ②③《美学基本原理》p266—267，刘叔成，夏之放，楼昔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转引自《中国历代分体文学作品选 诗歌卷》p259，王文清，陈元锋，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中国历代分体文学作品选 诗歌卷》p259 ⑥《中国文学史二》p127 游国恩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